



蘇聯英雄烏南·阿維蒂相

馬爾哈相著

時代出版社

蘇聯英雄烏南·阿維蒂相

蘇聯 馬爾哈相著
陳 春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Армо Малхасян
ГЕРО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УНАН АВЕТИСЯН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 1952

內 容 提 要

烏南·阿維蒂相是蘇聯衛國戰爭中的馬特洛索夫式英雄。本書敘述的就是他為保衛祖國而洒下了最後一滴血的英勇業績。

阿維蒂相在戰前是一個果樹園的工作隊長和豐產能手，戰時應徵入伍後，又是一個機智驍勇的偵察兵，曾深入敵後，活捉「舌頭」。

一九四三年九月，蘇軍在古班草原發動攻勢，阿維蒂相在一次戰役中負傷不退，以身體擋住敵人的火力點，替戰友打開了進攻的道路，從而以鮮血為祖國的保衛戰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 年 1 月北京初版 195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79 1/32 印張：30/32

1—21,060 冊 17 千字

這是一個明朗而空氣清新的早晨。阿拉拉特山上的雪帽在陽光裏閃耀着白色的光輝。在山坡上，結滿了成串成串還沒有成熟的漿果的葡萄園泛着一片綠色。在無數的果園裏，杏子和桃子成熟得滿是漿汁，琥珀色的甜櫻桃和李子也熟了。山谷地裏正在收割小麥和大麥。

這些都是米高揚國營農場的富源。

國營農場勞動者的靈巧而熱愛勞動的手，使這一切財富——葡萄園啦，果園啦，金黃色的小麥啦——一年比一年增長。

果園工作隊長烏南·阿維蒂相也把自己的一份勞動投到這兒。

從阿拉嘎茨山的雪峯和它的支脈上，散發着令人愉快的涼爽之氣。明淨無雲的高空中，陽光燦爛，百靈鳥在歌唱，老鷹在陡峭的山崖上空翱翔。

果園工作隊長烏南·阿維蒂相在國營農場的果園裏正是碰上這種平靜晴朗的一個早晨。他熱愛自己幹果園工作的職務——這是創造種種生氣勃勃的、繁茂而芳香的事物的一

種職務。他不倦地、聚精會神地關注着早春的幼芽怎樣綻開，果園裏的樹葉以後怎樣發綠，果樹怎樣繁茂起來，然後，鮮艷的果實又怎樣吸取着熾熱而滋養的南方的陽光，開始充沛着漿汁了。

一到秋天，果實是多麼豐碩啊！李子、桃子和梨子堆積成山；筐子裏滿是葡萄，——黃色的像琥珀，深紅色的像黑李子。

田野裏的打麥機發着聲響。黃金色的穀粒急流般地傾瀉在打穀場上。

烏南·阿維蒂相爲了讓清風吹吹晒得火熱的汗臉，把帽子往後腦勺上一推，從一株樹走到另一株樹，從一個樹叢跑到另一個樹叢。他這個高大而動作靈敏的人，常常蹲在新生的一些果樹邊，瞧着它們的樹皮、樹枝，用手指去檢查樹根周圍的土壤。

蟋蟀在葡萄樹叢裏鳴叫。遠遠的什麼地方有一部拖拉機軋軋作響。太陽越升越高，用它那有益的溫暖來晒熱大地。

烏南·阿維蒂相看完了樹木之後，就站起來拿手帕擦擦臉，又向四周看了看。在他周圍，目光所及的地方，直到最遠的山脈那裏，展開着一片平靜的、陽光普照的富饒世界。

果園工作隊長愉快而寬心地微笑着轉回家去了。他邊走邊想着，國營農場將要得到多麼豐富的水果收成，又想着這一年一定要移植新的果樹，而在春天就得佈置好橘類植物的樹叢——這種橘類植物在阿爾美尼亞還是新種。不管阿爾美尼亞有多麼適於生長的氣候條

件，這種奇妙的植物可並不容易繁殖。

一定得移植橘類植物！……

可是烏南·阿維蒂相沒有料到，他的這些打算沒有機會來很快實現，沒料到一個巨大的事變會把他的意願完全轉移到另一方面去。現在，正在這一時刻，在西方升起了黑色的、不祥的戰雲。

二

他慢慢地踱着，常常坐在草地上，用手掌按着熾熱的太陽穴。

蟋蟀在草地上鳴叫着。灌木叢裏有一些小鳥在噉噉喳喳地叫。涼風從遠遠的山那兒吹過來。

烏南懂得，拒絕馬上派他上前線的軍事委員是對的。可是烏南的心還是在那邊，在祖國西部的邊疆，那兒蘇聯軍隊正在抗擊着侵犯國境的希特勒匪軍。

是的，軍事委員所說的都是對的，但是……他一心……他一心想去保衛祖國。

一個鐘頭以前，烏南·阿維蒂相正在區的軍事委員會裏。僅僅在一個鐘頭以前，他正夾

在幾百個情緒激昂的青壯年的人堆裏，那些人擠滿了到軍事委員會所在地去的一切通道。他們大家請求着：

「上前綫去！派我們上前綫去！祖國在危急中。敵人正在糟蹋我們的國土。派我們上前綫去吧！消滅法西斯！」

當千百萬蘇聯愛國者的心合併成一條心的時候，當「祖國在危急中」的思想激動着一切人的時候，——這正是一個偉大的時刻。

烏南·阿維蒂相也感受着這些人所感覺的東西，也想着他們所想到的事情，一心一意地嚮往着他們竭力要去的那個地方。

是的，祖國在危急中。他，烏南·阿維蒂相，也應當拿着武器起來保衛她。一個鐘頭也不能耽誤！到西方，到戰火熾盛的地方去！

這時候，他想起了他那在對芬蘭白衛軍鬥爭中英勇犧牲了的哥哥艾格茲。烏南還是在當青年團團員的少年時候，就想要接替犧牲了的哥哥，抓起哥哥手裏掉下的武器。可是戰爭結束了。夢想着「把領土擴張到烏拉爾的大芬蘭」的芬蘭法西斯侵略者給打败了。

可是現在他的時機到來了。現在總該讓他上前綫去了。他相信，只要他向軍事委員說一句話就成了；因為這句話是出於青年的純潔、熱忱的內心，軍事委員會馬上派他到作戰部隊裏去的。

但是軍事委員恰恰不這樣作。他說：

「瞧瞧窗外吧，阿維蒂相……悠瞧……幾百個青年人，也有和你同年的，也有比你年輕的和年紀大一點的，都想上您要去的地方……還用說嗎，保衛祖國——這是您的也是他們大家的權利……」

阿維蒂相在聽到這些話時，臉上泛出了光彩，他好比看見自己已經武裝起來，走向前綫。可是……

「可是，親愛的朋友，」軍事委員繼續說下去，而烏南的心由於不好的預感而壓縮起來了。「要是把一切願意上前綫的人都派到前綫去，那末讓誰在後方給前綫服務呢？還有誰把武器、軍裝、麵包供給我們的戰士們呢？」

軍事委員說的是真理，可是烏南感到這個真理和自己沒有關係似的。他激動地反對說：

「對！前綫需要許多東西……但是現在果園工作能給前綫什麼東西呢？其實我的年齡不很大……如果讓我说的话，我的工作可以讓年紀大些的人來接替的……」

阿維蒂相的堅持精神，他這些熱情而激動的話，沒有說服軍事委員，可是却打動了他。

「好，」軍事委員說，「不過現在還不能去……」

烏南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想着一件事：「上前綫去！一定要上前綫去！」

其實，他心里明白：要手拿武器去打擊侵略者的，不止他一個。蘇維埃祖國成百、成千、成萬的青年愛國者都想趕快上戰場，跟那侵犯蘇維埃領土的外國人決戰。

三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每天每天，關於蘇維埃人的無比功勳的消息飛遍全國。全世界都知道了一無畏的蘇維埃空中英雄加斯特洛上尉●的神奇的功績。

烏南·阿維蒂相屏息地閱讀着這些報道……

收穫的季節在不知不覺中到來了。這一年，米高揚國營農場的果園得到一次空前的豐收。烏南全心全意地工作着，把那朝思暮想上前綫去的願望隱藏在內心深處。

他盼望的時刻終於到來了。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一個黃昏，軍事委員把他召到區的軍事委員會裏，微微笑着，親手把入伍通知書遞給他。

「謝謝您，謝謝您，軍事委員同志！」阿維蒂相感動地說，「我宣誓：決不沾辱蘇維埃士兵的稱號！我要和敵人戰鬥到最後一滴血！」

從這一刻起，他感到自己誓言的全部力量，並且懂得，爲了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在人民面前負有什麼責任。

……八月四日，這是一個雷雨以後的溫暖的日子。這一天，米高揚國營農場的勞動者們歡送了他們的果園工作隊長、豐產能手烏南·阿維蒂相入伍。

「瞧吧，小伙子，」在歡送會上，一個相貌堂堂的高個兒老頭子——田野農作隊隊長，對那陽光普照的阿拉拉特平原揮了一下手說，「看吧：我們在這些地裏種着金黃色的小麥，在這些山坡上，長到有三十來斤重的一束一束的充滿甜漿的葡萄，這兒我們美妙的果園都結滿了果子。這一切都是我們勞動者用手創造出來的！」老頭兒舉起了緊握着的青筋嶙嶙的拳頭：「小伙子！不能讓敵人來糟蹋這些果園和葡萄園，來把我們自由的蘇維埃人變成奴隸。去吧，烏南！去打擊敵人，保衛我們親愛的祖國！不要吝惜自己的鮮血和生命！」

阿維蒂相宣誓似的響亮地回答着：

「我決不吝惜自己的鮮血和生命！」

● 加斯特洛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Гастело 1907——1941) 是一位蘇維埃飛行員，上尉，蘇聯英雄。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他駕駛着因受傷而燃燒着的飛機，衝向德國侵略者的坦克、汽車和汽油庫密集的地方，同歸於盡。

他很快就到了阿爾明尼亞軍隊的步兵某部。

由於烏南·阿維蒂相有服軍役的經驗（他是一九三八年從蘇聯軍隊解僱回家的），部隊裏授給他上士的軍階，並且任命他爲副排長。

頑強的學習開始了。

戰士們好幾個鐘頭地坐着研究武器，整天地在野外和在山地演習，掌握戰術。

這是很緊張的日子。

天剛拂曉，正當山脈的雪峯上空滿佈着玫瑰色的薄薄的雲層的時候，阿維蒂相上士就帶領着自己的部下在進行軍事訓練了。他努力想使他這個排裏的每個戰士都是在軍事和政治方面有教養的，使每個戰士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武器，善於細心地偽裝自己，隱蔽地接近敵人。

時間在學習當中很快地過去了。可是烏南總感到時間過得使人不耐煩地慢：他的心還像以前那樣老是惦記着那進行着激烈的血戰的地方，那裏，敵人被自己的汚血所窒息，向前爬着，蹂躪着親愛的蘇維埃祖國的土地。

長久期待着的使人興奮的這一天終於到來。部隊向遠遠的道路出發了。

前綫接近高加索了。

這個時候，烏南·阿維蒂相所服役的那個部隊正據守着狄列克河畔。頑強的戰鬥不息地進行着。

烏南·阿維蒂相上士光榮地實現了自己効忠祖國的誓言。他在前綫的五個月的戰鬥中，消滅了二十五個法西斯匪徒。他的槍托上刻上了二十五道標記。

有一次，敵人的子彈擊傷了阿維蒂相。戰士們把自己的指揮員從戰場上護救出來，送到了醫療營。傷勢幸而不算重。但它使烏南不得不躺在病榻上休養。

英勇的愛國者一心一意地嚮往着決定祖國命運的戰場那兒。這種嚮往給了他力量。大家又在阿爾明尼亞部隊的某部看見阿維蒂相的那一天很快地來到了。這個部隊防綫的一端伸展在亞速海的海岸上。

烏南瞅着展開在自己身旁的大海，瞅着巨浪轟鳴地沖擊海岸又竄回大海。海岸頑強地抵拒着大海威力的襲擊。阿維蒂相想：「蘇聯人民和蘇聯軍隊在和敵人的戰鬥中也正表現

着這樣的頑強精神。」他因爲自己是蘇聯軍隊的一員而充滿着一種偉大的自豪感。

烏南·阿維蒂相本是山中的居民；在打獵的時候，他善於靈敏地攀登懸崖峭壁，瀕臨着無底的深淵行走，也能毫無聲息地鑽進那不可穿入的森林深處，悄悄地挨近野獸。現在，他又產生了一種向敵人進行夜襲、「搜索」和在前沿陣地上出擊的狂喜。阿維蒂相喜歡到敵人的後方去活動；在偵察工作中，要求每個戰士都果敢、機敏、頑強、冷靜，並且不屈不撓地英勇。難怪偵察兵們都說：「在偵察中，你自己完全是個獨立自主的人。」

的確是這樣。偵察兵在敵人的後方活動時，是獨立自主的。放在他面前的任務的完成就靠他的智慧、冷靜和機敏。

五

這一天天氣陰霾。黃昏的時候，下起了濛濛細雨，還夾着片片雪花。烏南·阿維蒂相和他的兩位同志戰士薩疆和巴巴揚準備出發偵察敵情。他們奉命穿越敵人後方，查明敵人指揮部的所在地，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抓個「舌頭」回來。

……黑夜和陰雨天氣幫助了偵察兵們。雨和潮潤的雪花使敵軍的監視睜不開眼，一

陣陣的風聲掩蓋了黑夜的種種簌簌聲。三個勇士，三個蘇聯戰士小心翼翼地潮濕的土地上爬行着，潛入到希特勒侵略軍的防綫……

一天一夜過去了。第二個晝夜又過去了。到了第三天。可是阿維蒂和他的同志們還沒有回來。部隊裏誰都不懷疑，阿維蒂相上士的偵察小組是在敵人後方犧牲了。

當然，誰也不知道這三個蘇聯偵察兵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犧牲的。但是，顯然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第四天到了。這一夜，我們的戰鬥警戒隊的巡邏兵們發覺，有四個人從敵人那方面潛來我軍的前沿。巡邏兵們屏住了呼吸。在緊張而焦急的期待中，過去了幾分鐘。幾個爬着的黑影已經爬到了身旁。巡邏兵把他們放過了我方的警戒綫，然後襲擊他們。可是忽然又發現，原來是自己人。這是烏南·阿維蒂相、薩疆和巴巴揚從敵人後方回來了。可是，那第四個是誰呢？第四個是被俘的德軍的一個尉官。

六

戰綫的那邊到底出了什麼事？為什麼阿維蒂相上士的偵察小組在敵人的後方待得那麼

久？

原來是發生了這麼一回事：

半夜裏，他們越過希特勒侵略軍的前沿陣地。颳着烈風，雨雪鞭撻着人臉。一片漆黑。

偵察兵們以習慣的、小心翼翼的步子，根據泥土的性質落腳，忽而用腳尖、忽而用腳後跟走着。他們的步子差不多是毫無聲息的，他們腳下沒有腐草的沙沙聲，沒有樹枝的折裂聲。

阿維蒂相走在前面。像往常一樣，他事先研究過擬定的路線，現在正滿有把握地走着，用他銳利而富有經驗的眼睛分辨着紛亂模糊的橡樹林；他知道橡樹林後面就是一個通向谷地的斜坡。

谷地後面展開一片開闊的草原。再往西北過去一點，就是一大片樹林，像岬角似的插在草原的曠野中。就在那兒有偵察兵們的一條道路。可是阿維蒂相的偵察小組在草原上遇上了拂曉，他們還沒有到達林子就蔭蔽起來了。

他們一動不動地躺了一整天，監視着離他們不遠的道路。大路上傳來了機器腳踏車的啪啪聲和汽車的吼鳴。

整天在寒冷的草原上露天躺着，身體忽而凍僵了，忽而打起冷噤來，這是不容易的。

這需要很大的毅力，真正的鍛鍊。不是人人都經得起這樣的考驗的。

可是阿維蒂相和他的同志們經受住了這一切。當太陽落下地平綫，夜色到來的時候，他們就往樹林前進；那兒掩蔽着法西斯侵略者的指揮部和指揮部直屬分隊。

前面就到了樹林的邊緣。偵察兵們都躺了下來。這兒很容易碰見敵人的警戒部隊。阿維蒂相機靈地瞅着黑暗裏，把聽覺緊張起來，同時盤算着用什麼辦法來抓個「長舌頭」。並不是任何一個俘虜都知道爲蘇軍所必需的情報的。要是來落網的是個什麼軍用輜重隊裏的服務員，那有什麼用呢？他什麼也不知道。要抓「舌頭」就該抓「長一點的」，就是說，他能知道敵方的許多情況，並且能够提供比較重要的情報。但是，要抓這樣的「舌頭」，需要去偵察。

在樹林邊緣上看不出有什麼危險。偵察兵們繼續向前爬去。阿維蒂相忙着隱蔽在樹林裏，好在那兒站直了身子從這棵樹到那棵樹地隱蔽前進。

可是，忽然汽車車燈在一邊閃現。偵察兵們呆定不動，身子緊貼住地面。現在他們每個人都辨別清楚了，前面幾步路外有一條公路。

情況危險。在燈光照耀下，從汽車上是不難看清楚闊地上躺着的人的。阿維蒂相準備好了手榴彈。

但是，汽車在離開偵察兵們還不到五十公尺遠的地方突然停住了。聽得出有人在說德

國話。車燈的燈光熄了。

「跟我來！」阿維蒂相輕聲地發出命令，向路旁的乾溝爬去，那兒長着枯萎的雜草，荊棘叢生。

偵察兵們躺在小溝裏，鑽到去年留下的荒草叢的深處。他們這樣做很及時。汽車燈光重新照亮了夜的昏黑，汽車的摩托痞啞地軋軋作聲，排氣筒放射出氣體。燒過的汽油氣味往偵察兵這邊傳了過來。

希特勒匪軍的汽車馬達壞了。汽車又走了一些路，就在靠近阿維蒂相和他的同志們掩藏的地方停下來了。

在戰爭中碰上些什麼偶然事件，對於烏南是很習慣的。可是對於現在發生的這樣的偶然事件，他可真不感興趣。他清清楚楚地辨出在德國人的大卡車的車廂裏坐着十二個士兵，全都帶着武器。司機關了車燈，揭開機器的大蓋，在那兒打亮了手電筒照着，咒罵着。

怎麼辦呢？唯一正確的决定是在還沒有被法西斯匪軍發覺的時候就躺着不動，要是讓他們發現了，就擲出手榴彈去。

時間慢得真折磨人。卡車的馬達老是開不動。德國兵們坐在車廂裏抽着煙，交談着什麼事情。他們不時地往車廂外扔出香煙頭。一個煙頭落在阿維蒂相的偽裝的服裝的袖子上。烏南想微微地動一下手，想把它抖掉，但是沒有成功。手已經給燒得不可忍受了。烏南痛